

碧血劍

(下)

碧血劍

下集

金庸著

高聖

省

6

8

# 碧血剑

(上、中、下集)

金庸著

\*

海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 
中国现代文化发展公司发行  
印刷：广州红旗印刷厂

787×1092毫米 32开 印张27

1985年2月出版 1985年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00,000套

书号：10362·13 定价：5.20元

目錄

第十八回 朱顏罹寶劍 黑甲入名都……………六一九

第十九回 嗟乎興聖主 亦復苦生民……………六五三

第二十回 空負安邦志 遂吟去國行……………六九七

袁崇煥評傳……………七三三



崇禎慘然道：「你爲什麼生在我家？」提起金蛇劍，驀地向阿九頭頂斫落。阿九出其不意，急忙閃避。袁承志大驚之下，搶過去相救。



第十八回

朱顏罹寶劍  
黑甲入名都

阿九吃了一驚，顫聲問道：「什麼事？」一名宮女叫道：「殿下，你沒事麼？」阿九道：「我睡啦，有什麼事？」那宮女道：「有人見到刺客混進了咱們寢宮來。」阿九道：「胡說八道，什麼刺客？」另一個女子聲音說道：「殿下，讓奴婢們進來瞧瞧吧！」

袁承志在阿九耳邊低聲道：「何鐵手！」阿九高聲道：「若有刺客，我還能這麼安安穩穩的麼？快走，別在這裏胡鬧！」門外衆人聽公主發了脾氣，不敢再說。

袁承志輕輕走到窗邊，揭開窗帘一角，便想竄出房去，手一動，一陣火光耀眼，窗外竟守着十多名手執火把的太監。袁承志心想：「我要闖出，有誰能擋？但這一來可污了公主的名聲，萬萬使不得。」當即退回來輕聲對阿九說了。

阿九秀眉一蹙，低聲道：「不怕，在這裏多待一會兒好啦。」袁承志只得又坐了下來。過不多時，又有人拍門。阿九厲聲道：「幹什麼？」這次回答的竟是曹化淳的聲音，說道：「皇上聽說有刺客進宮，很不放心，命奴婢來向殿下問安。」阿九道：「不敢勞動曹公

公。你請回吧，我這裏沒事。」曹化淳道：「殿下是萬金之體，還是讓奴婢進來查察一下爲是。」阿九知道袁承志進來時定然給人瞧見了，是以他們堅要查看，恨極了曹化淳多管閒事，卻那想得到他今晚竟要舉事加害皇帝。曹化淳知道公主身有武功，又結識江湖人物，聽何鐵手報知有人逃入公主寢宮，生怕是公主約來的幫手，因此非查究個明白不可。

曹化淳在宮中極有權勢，公主也違抗他不得，當下微一沉吟，向袁承志打了個手勢，命他上床鑽入被中。袁承志無奈，只得除下鞋子，揣入懷中，上床臥倒，拉了繡被蓋在身上，只覺一陣甜香，直鑽入鼻端。

房外曹化淳又在不斷催促。阿九道：「好啦，你們來瞧吧！」除下外衣，走過去拔開門，隨即一個箭步跳上床去，搶起被子蓋在身上。

袁承志突覺阿九睡在身旁，衣服貼着衣服，脚下肌膚一碰，只覺一陣溫軟柔膩，心中一陣盪漾，但知曹化淳與何鐵手等已然進房，不敢動彈，只感到阿九的身子微微發顫。

阿九裝着睡眼惺忪，打個哈欠，說道：「曹公公，多謝你費心。」

曹化淳在房中四下打量，不見有何異狀。

何鐵手假作不小心，把手帕掉在地下，俯身去拾，往床底一張。阿九笑道：「床底下也查過了，我沒藏着刺客吧？」何鐵手笑道：「殿下明鑒，曹公公是怕殿下受了驚嚇。」她轉頭見到袁承志的肖像，心中一怔，忙轉過頭來，兩道眼光凝視着阿九一張明艷的臉蛋，目光中盡是不懷好意的嘲弄嬉笑。阿九本就滿臉紅暈，給她瞧得不敢抬起頭來。

曹化淳道：「殿下這裏平安無事，皇上就放心了。我們到別的地方查查去。」對四名宮



名宮女俯身道：「聽公公吩咐。」曹化淳與何鐵手及其餘宮女行禮請安，辭出寢宮。

阿九道：「放下帳子，我要睡啦！」兩名宮女過來輕輕放下紗帳，在爐中加了些檀香，剔亮紅燭，互相偎依着坐在房角。

阿九又是喜悅，又是害羞，不意之間，竟與日夕相思的意中人同床合衾，不由得如痴如迷，眼見幾縷檀香的青煙在紗帳外裊裊飄過，她一顆心便也如青煙一般在空中飄盪不定。她不敢轉動身軀，心中只是說：「這是真的嗎？還是我又做夢了？」過了良久，只聽袁承志低聲道：「怎麼辦？我得想法出去！」

阿九噁了一聲，聞到他身上男子的氣息，不覺一股喜意，直甜入心中，輕輕往他身邊靠去，驀地左臂與左腿上碰到一件冰涼之物，吃了一驚，伸手摸去，竟是一柄脫鞘的寶劍橫放在兩人之間，忙低聲問道：「這是什麼？」

袁承志道：「我說了，你別見怪。」阿九道：「誰來怪你？」袁承志道：「我無意中闖進你的寢宮，又被逼得同衾合枕，實是爲勢所迫，我可不是輕薄無禮之人。」阿九道：「誰怪你了呀！把劍拿開，別割着我。」袁承志道：「我雖以禮自持，可是跟你這樣的美貌姑娘同臥一床，只怕把持不住……」阿九低聲笑道：「因此你用劍隔在中間……：：：：：傻……：：：：：傻大哥！」

兩人生怕被帳外宮女聽見，都把頭鑽在被中悄聲說話。

袁承志只覺阿九吹氣如蘭，她幾絲柔髮掠在自己臉上，心中一蕩，暗暗自警：「青弟對你如此情意，怎可別有邪念？趕快得找些正經大事來說。」忙問：「誠王爺是什麼人？」阿

九道：「是我叔父。」袁承志道：「那就是了。他們要擁他登基，你知不知道？」

阿九驚道：「什麼？誰？」袁承志道：「曹化淳跟滿洲的睿親王私通，想借清兵來打闖軍。」阿九怒道：「有這等事？滿清人有什麼好？還不是想咱們大明江山。」袁承志道：「是啊，皇上不答允，曹化淳他們就想擁誠王登位……」阿九道：「不錯，誠王爺昏庸胡塗，定會答允借兵除賊。」袁承志道：「只怕他們今晚就要舉事。」阿九吃了一驚，說道：「今晚？那可危急得很了。咱們快去稟告父皇。」

袁承志閉目不語，心下躊躇。崇禎是他殺父仇人，十多年來，無一日不在想親手殺了，以報血海沉冤，這時皇宮忽起內變，自己不費舉手之勞，便可眼見仇人畢命，本是大快心懷之事；但如曹化淳等奸謀成功，借清兵入關，闖王義舉勢必大受挫折。要是清兵長驅直入，闖王抵擋不住，豈非神州沉淪，黃帝子孫都陷於胡虜之手？

阿九在他肩頭輕輕推了一把，說道：「你想什麼呀？咱們可得搶在頭裏，撲滅奸人逆謀。」袁承志仍是沉吟未決。阿九悄聲道：「只要你不忘記我，我……我總是……你的……咱們將來……還有這樣的時候。」說着慢慢將頭靠過去，左頰碰到了他右頰。

袁承志凜然一震，心想：「原來她疑我貪戀溫柔，不肯起來。好吧，先去瞧瞧情勢再說。」悄聲道：「你把宮女點了穴道，用被子蒙住她們的眼，咱們好出去。」阿九道：「點在那裏呀？我不會。」

袁承志無奈，只得拉住她的右手，引着她摸到自己胸前第十一根肋骨之端，拿着她的手時，只覺滑膩溫軟，猶如無骨，說道：「這是章門穴。你用指節在這部位敲擊一下，她們就

不能動了。可別太使勁，免得傷了性命。」

阿九掛念父皇身處危境，疾忙揭帳下床。四名宮女站了起來，說道：「殿下要什麼？」阿九走到錦帷之後，把宮女一個個分別叫過去，依袁承志所授之法，打中了各人穴道。最後一個敲擊部位不準，竟呀的一聲叫了出來。阿九一手蒙住她口，摸準了穴道再打下去，這才將她點暈。她從錦帷後面出來，袁承志已穿上鞋子下床。兩人揭開窗簾，見窗外無人，一齊躍出。

阿九道：「你跟我來！」領着袁承志逕往乾清宮。將近宮門時，遙見前面影影綽綽，約有數百人聚集。阿九驚道：「逆賊已圍了父皇寢宮，快去！」兩人發足急奔。

跑出十餘丈，一名太監迎了上來，見是長平公主，吃了一驚，但見她只帶着一名隨從，也不在意，躬身道：「殿下還不安息麼？」

袁承志和阿九見乾清宮前後站滿了太監侍衛，個個手執兵刃，知道事已危急。阿九喝道：「讓開！」右手一振，推開那名太監，直闖過去。守在宮門外的幾名侍衛待要阻攔，都被袁承志推開。衆監衛不敢動武，急忙報知曹化淳。

曹化淳策劃擁立誠王，自己卻不敢出面，只偷偷在外指揮，聽說長平公主進了乾清宮，心想諒她一個少女也碍不了大事，傳令衆侍衛加緊防守。

阿九帶着袁承志，逕奔崇禎平時批閱奏章的書房。

來到房外，只見房門口圍着十多名太監侍衛，滿地鮮血，躺着七八具屍首，想是忠於皇帝的侍衛被格殺而死。衆人見到公主，一呆之下，阿九已拉着袁承志的手奔入書房。一名侍

衛喝道：「停步！」舉刀向袁承志右臂砍去。袁承志側身畧避，揮掌拍在他胸口，那侍衛直跌出去，袁承志已帶上書房房門。

只見室中燭光明亮，十多人站着。阿九叫了一聲：「父皇！」向一個身穿黃袍、頭戴黑緞軟帽的人奔去。袁承志打量這人，見他約莫三十四五歲年紀，面目清秀，臉上神色驚怒交集，心想：「這便是我的殺父仇人崇禎皇帝了。」

阿九尚未奔近皇帝身邊，已有兩名錦衣衛衛士揮刀攔住。

崇禎忽見女兒到來，說道：「你來幹什麼？快出去。」

一個三十來歲、滿臉濃鬚的胖子說道：「賊兵已破潼關，指日就到京師。你到這時候還是不肯借兵滅寇，是何居心？你定要將我大明天下雙手奉送給闖賊，是不是？」

阿九怒道：「叔叔，你膽敢對皇上無禮！」袁承志心知這就是圖謀篡位的誠王了。

只聽那胖子笑道：「無禮？他要斷送太祖皇帝傳下來的江山，咱們姓朱的個個容他不得。」察的一聲，將佩劍抽出一半，怒目挺眉，厲聲喝道：「到底怎樣？一言而決！」

崇禎嘆了口氣道：「朕無德無能，致使天下大亂。賊兵來京固然社稷傾覆，借兵胡虜，也勢必危害國家。朕一死以謝國人，原不足惜，只是祖宗的江山基業，就此拱手讓人了！」

誠王拔劍出鞘，逼近一步，喝道：「那麼你立刻下詔，禪位讓賢罷！」崇禎身子發顫，喝道：「你要弑君篡位麼？」

誠王一使眼色，一名錦衣衛衛士拔出長刀，叫道：「昏君無道，人人得而誅之！」袁承志聽了他口音，心中一凜，燭下看得明白，原來這人正是安大娘的丈夫安劍清。

阿九怒叱一聲，搶起椅子，擋在父皇身前，接連架過安劍清砍來的三刀。誠王帶來的衆侍衛紛紛擁上。袁承志見阿九支持不住，搶入人圈，左臂起處，將兩名侍衛震出丈餘，右手將金蛇劍遞給阿九，自己站在崇禎身旁保護。十多名錦衣衛搶上來要殺皇帝，都被他揮拳踢足，打得筋折骨斷。阿九寶劍在手，精神一振，數招間已削斷安劍清的長刀。

誠王眼見大事已成，那知長平公主忽然到來，還帶來一個如此武藝高強之人護駕，大叫：「外面的人，快來！」

何鐵手、何紅藥、呂七先生及溫氏四老應聲而入，突然見到袁承志，無不大驚失色。溫方達眼中如要噴火，高聲叫道：「先料理這小子！」四兄弟圍了上去。

阿九退到父親身邊，仗着寶劍犀利，敵刃當者立斷，誠王手下人衆一時倒也不敢攻近。但她見敵人愈來愈多。袁承志被對方五六名好手絆住，緩不出手來相助，情勢十分危急，正心慌間，忽見一個面容醜惡、乞婆裝束的老婦目露兇光，舉起雙手，露出尖利的十爪，喝道：「把金蛇劍還來！」

袁承志這時已打定主意，事有輕重緩急，眼前無論如何要先救皇帝，使得勾引清兵入關的陰謀不能得逞，待闖王進京之後，再來手刃崇禎以報父仇，這是先國後家、先公後私的大義。但溫氏四老武功本已十分高強，再加上呂七先生與何鐵手，登時自願不暇，百忙中見阿九頭髮散亂，寶劍狂舞，漸漸抵擋不住何紅藥的狠攻，突然靈機一動，閃得幾閃，避開了呂七先生當頭砸下的烟袋和溫方山橫掃過來的鋼杖，竄到何鐵手跟前。

何鐵手笑道：「我們以多攻少，對不住啦！」說着順手一鉤。袁承志側頭避過，喝道：



「你幾十個教徒不要命了麼？」何鐵手一怔，躍出圈子，袁承志跟着上前。

溫方達雙戟疾刺他後心。袁承志對何鐵手道：「你給我擋住他們！」何鐵手道：「什麼？」袁承志閃避溫氏四老與呂七先生的兵刃，叫道：「你不想見我那姓夏的兄弟？」何鐵手自從見了青青那俊美的模樣，已然情痴顛倒，難以自己，忽然間聽到這句話，心中忪忪亂跳，緊急中不暇細思，迴身轉臂，左手鐵鉤猛向溫方悟割去。

溫方悟怎料得到她會斗然倒戈，大驚之下，皮鞭倒捲，來擋她鐵鉤。但何鐵手出招何等狠辣，又是攻其無備，只一鉤，已在溫方悟左臂上劃了一道口子。鉤上饒有劇毒，片刻之間，溫方悟臉色慘白，左臂麻痺，身子搖搖欲墜，右手不住揉搓雙眼，大叫：「我瞧不見啦……我……我中了毒！」溫氏三老手足關心，不暇攻敵，疾忙搶上去扶持。

袁承志登時緩出手來，見何鐵手鉤上之毒如此厲害，也不覺心驚，一轉頭見阿九氣喘連連，拚命抵擋何紅藥和安劍清的夾攻，眼見難支，當下斜飛而前，抓住何紅藥的背心，將她直攆了出去。安劍清一呆，被阿九一劍刺中左腿，跌倒在地。

那邊何鐵手已和呂七先生交上了手，呂七先生見到溫方悟中毒的慘狀，越打越是氣餒，提起烟管猛揮三下，躍出圈子，叫道：「老夫失陪了！」何鐵手笑道：「呂七先生，再會，再會！」

這時溫方悟毒發，已昏了過去。溫氏三老不由得心驚肉跳，一聲暗號，溫方義抱起五弟，溫方達、溫方山一個開路，一個斷後，衝出書房。何鐵手追了出去，從懷裏取出一包東西，叫道：「這是解藥，接着。」溫方山轉身接住。何鐵手一笑回入。



這一來攻守登時異勢。袁承志和阿九把錦衣衛打得七零八落，四散奔逃。

殿門開處，曹化淳突然領了一批京營親兵衝了進來。袁承志見敵人勢衆，叫道：「阿九、何教主，咱們保護皇帝衝出去。」阿九與何鐵手答應了。三人往崇禎身周一站，正待向前奪路，曹化淳忽然叫道：「大膽奸賊，竟敢驚動御駕，快給我殺！」衆親兵當即與錦衣衛交起手來。誠王驚得呆了，叫道：「曹公公……你……你不是和我……」一言未畢，曹化淳一劍已在他胸口對穿而過。這一來不但衆錦衣衛大驚失色，袁承志、何鐵手、阿九三人更是奇怪，只有崇禎在心中暗讚曹化淳忠義。

原來曹化淳在外探聽消息，知道大事已去，弑君奸謀不成，情急智生，便去率領京營的守備親兵，進乾清宮來救駕。錦衣衛見曹化淳變計，都拋下了兵器。曹化淳連叫：「拿去，拿下去！」衆親兵將錦衣衛拿下。一出殿門，曹化淳叫道：「砍了！」霎時之間，參與逆謀的人都被殺得乾乾淨淨，那正是他殺人滅口的毒計。

何鐵手見局勢已定，笑道：「袁相公，明日我在宣武門外大樹下等你！」說着携了紅紅藥的手，轉身而出。

崇禎叫道：「你……你……」他想酬庸護駕之功，何鐵手那裏理會，逕出自宮去了。

崇禎回過頭來，見女兒身上濺滿了鮮血，卻笑吟吟的望着袁承志，這時驚魂畧定，坐回椅中，問阿九道：「他是誰？功勞不小，朕……朕必有重賞。」他料想袁承志必定會跪下磕頭，那知袁承志昂然不理。阿九扯扯他的衣裾，低聲道：「快謝恩！」

袁承志望着崇禎，想起父親捨命衛國，立下大功，卻被這皇帝凌遲而死，心中悲憤痛恨

之極，細看這殺父仇人時，只見他兩邊臉頰都凹陷進去，鬢邊已有不少白髮，眼中滿是紅絲，神色甚是憔悴。此時奪位的奸謀已然平定，首惡已除，但崇禎臉上只是顯得煩躁不安，殊無歡愉之色。袁承志心想：「他做皇帝只是受罪，心裏一點也不快活！」

崇禎卻那裏知道袁承志心中這許多念頭，溫言道：「你叫什麼名字？在那裏當差？」他見袁承志穿着太監服色，還道他是一名小監。

袁承志定了定神，凜然道：「我姓袁，是故兵部尚書、薊遼督師袁崇煥之子！」崇禎一呆，似乎沒聽清楚他的話，問道：「什麼？」袁承志道：「先父有大功於國，冤被皇上處死。」崇禎默然半晌，嘆道：「現今我也頗爲後悔了。」隔了片刻道：「你要什麼賞賜？」阿九大喜，輕輕扯一扯袁承志的衣裾，示意要他乘機向皇上求爲駙馬。

袁承志憤然道：「我是爲了國家而救你，要什麼賞賜？嗯，是了，皇上既已後悔，求皇上下詔，洗雪先父的大冤。」

崇禎性子剛愎，要他公然認錯，可比什麼都難，聽了這話，沉吟不語。

這時曹化淳又進來恭問聖安，奏稱所有叛逆已全部處斬，已派人去捉拿逆首誠王的家屬。崇禎點點頭道：「好，究竟是你忠心。」

曹化淳見了袁承志，心中鶻突：「這人明明是滿清九王的使者，怎地反來壞我大事？」

袁承志待要揭穿曹化淳的逆謀，轉念一想，闖王義軍日內就到京師，任由這奸惡小人在宮中當權，對義軍正是大吉大利，當下也不理會皇帝，向阿九道：「這劍還給我吧。我要去了！」

阿九大急，顧不得父皇與曹化淳都在身邊，衝口而出道：「你幾時再來瞧我？」袁承志道：「殿下保重。」伸出手要去拿劍。阿九手一縮，道：「這劍暫且放在我這裏，下次見面再還你。」說着凝視着袁承志的臉，眼光中的含意甚是明顯：「你要早些來，我日日夜夜在盼望着。」

袁承志見崇禎與曹化淳都臉露詫異之色，不等多說，點了點頭，轉身出去。阿九追到殿門之外，低聲道：「你放心，我永不負你。」袁承志心想眼下不是解釋之時，也非細談之地，說道：「天下將有大變，身居深宮，不如遠涉江湖，你要記得我這句話。」他知闖王即將進京，兵荒馬亂之際，皇宮實是最危險的地方，是以要她出宮避禍。那知阿九深情款款，會錯了他的意思，低下了頭，柔聲道：「不錯，我寧願隨你在江湖上四處爲家，遠勝在宮裏享福。你下次來時，咱們……咱們仔細商量吧！」

袁承志輕嘆一聲，不再多說，揮手道別，越牆出宮。只見到處火把照耀，號令傳呼，正在大捕逆黨從屬。

他掛念青青，急奔回到正條子胡同，見青青、焦宛兒、羅立如三人已安然回來，這才放心。他一晚勞頓，回房倒頭便睡。

醒來時已是巳牌時分，出得廳來，見水雲、閔子華率領着十六名仙都弟子在廳上相候。原來他們得悉袁承志府上遭五毒教偷襲，是以過來相助。袁承志道了勞，告知黃木道人多半尚在人間。仙都衆人大喜。